

党就是支点

下

〔苏〕阿·柯普捷洛夫



党就是支点

下

〔苏〕阿·柯普捷洛夫

蓝一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АФАНАСИЙ КОПТЕЛОВ
ТОЧКА ОПОРЫ

РОМАН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81

党就是支点

(下)

[苏]阿·柯普捷洛夫著

蓝 一 等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插页2张 321,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统一书号: 10203·167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在《党就是支点》(下)中,围绕着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等问题,作者着力描写了列宁在党内斗争中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善于斗争的高超艺术,再现了代表大会斗争的场景。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普列汉诺夫曾与列宁站在一起,代表大会之后他听信了马尔托夫的挑拨,与列宁疏远,最后转到了孟什维克方面。与无产阶级革命息息相关的高尔基的形象,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思想性格写得尤其丰满。作者正是在这些描写里,揭示了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胜信念。小说以《火星报》编委解散、列宁酝酿武装斗争为结尾。

本书作者还勾划了日俄海战、沙皇危机、全俄革命风起云涌等大背景,从而使读者对沙俄历史和列宁的革命活动有个纵向的了解。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2)
第 三 章	(48)
第 四 章	(85)
第 五 章	(104)
第 六 章	(141)
第 七 章	(187)
第 八 章	(222)
第 九 章	(238)
第 十 章	(259)
第十一章	(281)
第十二章	(324)
第十三章	(349)
第十四章	(378)
第十五章	(391)
第十六章	(425)

第一章

1

在一排排尖形的楼顶，突兀出一户户壁炉的烟囱，烟囱不时地喷着黑烟，因为雾气很大，黑烟还未升高，就落下了。尽管中午刚过，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却已昏黯。

“天气坏极了！”娜杰日达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一句，仍然没有离开车窗。

“真是庞然大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妻子身旁，低声地自言自语。“确实是资本主义堡垒！瞧，它还很牢固呢！”

他把脸转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

“你说天气坏极了？说得对，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话了。很明显，在通常状况下，伦敦的面貌就是如此。”

列宁脸上现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嗯，是的。波特列索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有肺病的人最好别到这里来。那么好吧，他不来，我们也只好这样工作了。我们也感到不习惯。就让他呼吸阿尔卑斯山中的新鲜空气好了。”

火车驶进了工人区。这里街道狭窄，烟雾弥漫。通过这片工

人区，火车又吃力地爬上了一座大桥。从车窗向外望去，可见一片银白的水面，仿佛镀了一层锡。这就是泰晤士河了。

“我们到了！为此向你祝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帮妻子穿好外衣，接着从行李架上取下了唯一的手提箱，披上咖啡色的大衣，戴上了圆顶礼帽。这帽子是为来伦敦而买的。他把一张德文《前进报》卷好，放在口袋里。

火车在喧闹的查林クロス车站的一个月台旁停下了。乌里扬诺夫夫妇走下车箱，向四下瞧瞧，往前走了几步，尔后又停下了。

身边的一个陌生人发现了他们。这人戴着一副眼镜，黑胡须，嘴角边的胡髭稍稍下垂。他从乌里扬诺夫夫妇身旁走过，看见乌里扬诺夫口袋里的那张报纸，脸上现出了笑容：“是他们！”说着他转过身来，向乌里扬诺夫稍微掀了掀帽子：

“请问你们是从慕尼黑来的？弗拉基米……”

“是从慕尼黑来的。我是雅各布·李希特尔。”列宁一边伸出手来，一边打断了他的话。“谢谢您来迎接我们，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了指妻子：“请认识一下，这是李希特尔夫人。”

“我听说过您。”阿列克谢耶夫一边轻轻握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的手，一边说着。“从卡尔梅科娃那里听说的。彼得·司徒卢威也说过。我还记得，您受他的委托，翻译了韦伯夫妇的一本书。好象那是在西伯利亚。”

“是的。我和雅各布一起翻译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强调了一下。

乌里扬诺夫和克鲁普斯卡娅对阿列克谢耶夫也有些了解，都

是从熟人那里听来的，比如，他们知道，他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个小组的成员，曾经坐过牢。正象侦探所说的那样，“他在工人中进行了罪恶的宣传，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所以被抓起来”。他在一百九十三号囚室蹲了九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熟谙一百九十三号囚室，因为他也在那里被囚禁过十四个月。阿列克谢耶夫蹲完了囚室，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两年他从那里逃到英国。他是最可靠的人啊！

“在这里太引人注目了，我们走吧！我雇了一辆单马车。坐坐这玩艺儿，挺新鲜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单马车，一个马车夫，这我们知道。”列宁笑着说。“在车箱的同一个包厢里，碰到一个英国人，他的话我们一点也不懂。看来，我们只好装成德国人了。”

“我们过去从书本上学了点英语，而且主要是在监狱中学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补充说。“现在不得不凑合着讲了。”

他们走到车站旁边的广场，马车夫正在那里等着呢。车上的设备还保留狄更斯时代的特点。这是一辆老式的马车，两个轮子与大车的轮子相仿，车上没有马车夫的位置。乘客只能坐在前面。他们三人在硬帆布凉棚下的长凳上坐好。马车夫挤在车箱后面的高位上。他漫不经心地拽了拽皮缰绳，吆喝一声，马就走过来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象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告诉乌里扬诺夫夫妇，他们可以穿过有名的特拉法加广场，那里有海军上将内尔森的纪念碑，碑的周围有几只青铜狮子守着。只是在这样的雾天里没法看清它的形象。

“广场那里有国家美术馆。”他继续说。“美术馆里除了英国人的作品外，还有伦勃朗、魏拉斯开斯、鲁本斯的绘画。有许多意

大利人的著名之作。总之，有值得看的东西。明天将开馆。”

“普列汉诺夫对美术馆的兴趣很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微一笑。“他若到了这样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参观美术馆。我嘛，就是时间显得不足；当然啰，以后要参观的。看一看嘛。你说对吧，娜究莎？我想你会同意的。”他又转过脸去，对阿列克谢耶夫说道：“请告诉我们，您把我们往哪儿领？假若住公寓的话，那要最便宜的。党的经费很少，我们要尽可能节省开支。”

“自然。我们旅居国外的人哪个是有钱的？我给你们租了一个寝室，先住着。这是租金不高的带用具房间，不甚有钱的人家才出租这种房子，离这里不远，在摄政公园旁边，地点很好。”

“感谢您为我们奔忙。有我们的信件吗？……奇怪。在途中，我们曾在科隆和列日停留，又到过布鲁塞尔。这就用去了四天时间。我已把您的地址写信告诉了在柏林的姐姐，她应当回信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曾经听说过，英国是左侧通行，但现在忘了。她觉得，马车在左侧行驶是不对的，迎面来的人还得在左边给马车让路。雾天看不清，容易出事。但是马车夫好象生怕偏离了左侧。只是到了十字路口他才大声吆喝，以免撞车。

“我将为您送邮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我们离得很近，我出来散步，顺便就能把信件捎来。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一天送两次。”

“这种糟糕的天气可不行。”

“我习惯了。确切点儿说，我已经忍受惯了。”

“那么，我们的事情怎样了？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一切就绪。我到柯维尔奇那里去过，我把维拉·扎苏利奇的一封信转给了他。他是非常热情的。明天早餐后，他等着我们。”

“很好！我就喜欢这种认真办事的作风！”

大街上已经有人打灯笼了，灯笼的玻璃是橙黄色的。阿列克谢耶夫解释说：用这种玻璃做灯笼，光线明亮，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房屋的轮廓渐渐模糊起来，仿佛水彩画落入水中，变得看不清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摘下手套，立刻蒙上一层凉丝丝的雾滴，还有粘性呢。

马车在一座大门边停下来，大门的两侧有不高的半圆柱子。阿列克谢耶夫跳下车，拿起小锤，在门上敲了三下。一个戴着花边头饰的、年岁不小的女人开了门。她对她说：

“请迎接您的客人。”他说这是李希特尔夫妇，从柏林来的。

大家都上了窄楼梯，走进一个房间。英国女人指了指床铺，被子都用罩布蒙着，每张床上有两个空热水袋。她走后，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下垂的胡子动了动，微笑着说：

“请习惯一下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热水袋用的开水会有人送来。这里人睡觉时都把热水袋放在腰的两侧！他们觉着不错！但我们俄罗斯人并不欣赏。”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只穿一件薄外衣，感到潮湿和凉意，身子一阵瑟缩。

“他们可以送些生火用的煤砖来。”阿列克谢耶夫用头指了指壁炉。“哎哟，那得另付钱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手伸到被子下面，床单有点潮。他又想起了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不能再到伦敦来，这里的环境对他的身体健康十分不利。”

房间里只剩下了乌里扬诺夫夫妇，列宁打开手提箱，拿出一条厚围巾，披在妻子的肩上。

“谢谢你，沃洛佳。”

娜杰日达双手扣在一起，垂在腹前，斜眼瞧了瞧空壁炉。若是家里，就生上炉子了，而且是烧白桦树劈柴……

“没关系，娜究莎，我们过得去的。春天快来了，夏季就更好办了。”

弗拉基米尔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又想起姐姐。为什么她没有写信来？

娜杰日达拉着丈夫的双手，望着他的眼睛：

“别急，阿尼娅可能没来得及写信，也可能信在路上……”

“不，这里面有问题。阿妞塔来得及写信的。若是她那里有来自萨马拉的信件，她一定会告诉我们。她是知道妈妈的情况的，我总是放心不下。在瑞士的那些人也应当写信来。尤里没时间，巴维尔·鲍里索维奇也可以写信嘛。他们那里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布柳穆费尔得有没有消息？我真为他担心。莫非他落入了当局之手？已经一个多月没有音信了。他该回来了……我们这里非常需要布柳穆。”

“他不是初次穿越国界。他很有经验，又小心谨慎……”

有人在敲门。敲了两下。是叫李希特尔夫妇的。谁呢？列宁迅速走下去，开了门。原来是阿列克谢耶夫。他两手拿一包东西。

“给你们作晚餐用的。你们暂时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买东西，买些什么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客人上楼去，和他们一起进晚餐。

包里有两瓶啤酒，几片面包，面包还有奶酥层呢。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出苦笑的表情。

“请习惯一下此地人的饭量。”他开玩笑似地伸出食指。“我可以证实：问题不大，可以生活下去。”

黎明之后，大雾渐渐散去。天空飘着大片的云块，太阳只能偶尔射出几丝光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来，瞧着附近的街区。他想了解，自己住在什么地方。他从人行道上看到自己的住处，那是一座四层楼房，楼体很长，有装饰的花纹，看去就象巨大的斑马。每隔两三个窗子就有一扇门，门的两侧是半圆形的柱子，门楣下面都有房号。这就是为什么在通信时不写住宅号码的缘故！每一座楼内都有十多座“小楼”，“小楼”又都各有其门户。主人都把自己的房子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每座大建筑物都呈现出各种颜色，其中有灰色的，还有橙黄色的。但大多数人还是把房子涂成黄道或白道。再看邻居的大门，两边的半圆柱子黑白分明，一半涂烟黑，一半涂白粉。

“我的房子就是我的堡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起了英国的一句俗话，苦笑了一下。“正所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可以违反健康的理智。真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绝好例证！”

街上没有行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慢慢走着，细瞧一切东西。他首先发现，在每个门旁，有些简直是在人行道上，摆着空瓶子。无疑，大瓶是装牛奶的，小瓶是装鲜奶油或酸奶油的。都是一品脱或者半品脱的，摆得整整齐齐，好象公寓走廊中待刷的皮鞋。那么，谁要这些空瓶子呢？是卖牛奶人吧？

街角的后面有人在打口哨，是快乐的曲调，越来越听得清楚。大概是上班去的人吧？也不见得。听起来，这人走路不慌不忙，也无忧无虑。他能拐到这条街上来吗？口哨声停了，立即传来当啷一响，接着是敲东西声。他走进了哪家不成？没有，又打起口哨来，这回听得更清楚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街角处，看见胡同里有一辆小篷车，车轮很象自行车的轮子。是个年轻人，扎着暗蓝色的围裙，围裙上有几个兜，丝带很宽。他用一只手推车，口中继续打哨。他停在大门那里，开了小门，从车上取出三只瓶子——一个大瓶，两个小瓶——放在门旁，又把空瓶子装到车上，推车朝下一个大门走去。

“英国人聪明，这个办法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卖牛奶人的方向走去。“大家都相信他。看来，他每个星期六都要来收钱。”

他走近卖牛奶人，打了个招呼，说他昨天才来到伦敦，住处离这里不远，想每天早晨买一品脱牛奶。

列宁口音生疏，发音不准确，卖牛奶人没全懂他的意思。乌里扬诺夫不得不再说一遍，又用手比画着：“我的住处就在这个街角的后面；我们每天早晨要一品脱牛奶。”

卖牛奶人笑了：“一品脱①，好的。”

卖牛奶人推着车向乌里扬诺夫指的方向走去。他在乌里扬诺夫一家住的楼房大门处停下，收起空瓶子，放上了装满牛奶和鲜奶油的瓶子，并且增加了一品脱牛奶。卖牛奶人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新顾主的德语姓氏，向他点点头：

① 一品脱等于0.568公升。

“谢谢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想回住处，就朝邻街走去。那里的房屋也都象石斑马。有一座楼房象拉长的手风琴风箱，窗子都是凸出来的。

前面出现了铁栅栏，街衢被挤得狭窄了，只有一条马路可通行，两辆单马车很难并排行进。铁栅栏和对面一座大白楼相接，铁栅栏的后面，在高大的梧桐之间，有茂盛的丁香树丛，树丛后面是一片片草畦，还有镶着大理石边的花坛，花坛里边是郁金香，花朵儿很大。女仆打开花园的门走进去。这时有一只长着大獠牙的黄色叭儿狗也跑进花园。叭儿狗的腰侧毛很厚，油光发亮，脖子很短，长得很肥。花坛周围的小道铺的都是大粒沙，狗在沙地上跑了一阵，留下了爪印，然后又爬上长凳，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

大街的一侧有一个便门，可以看到，不时地从这个便门运出垃圾。现在便门关了，上了锁。便门上挂着一块小牌子，牌上写着“PRIVATE”，意思是“私人占地”！是大白楼的主人买下的。市民嘛，有一条窄街也就行了，下层社会还要求什么！

长直大街的角上有一个售报亭，报纸很多，有二十版或二十四版的早报，从头到尾都夹登广告。有时也登一条英国人的启事，那是想找一位俄语教师教习俄语，同时还需帮助俄罗斯人提高英语会话水平。但是有什么新闻呢——这是最主要的——假如钱不紧，各种报纸都应该买一份。不买也没关系，听说报亭设阅览室，什么报纸都有，遛完大街就可顺便去看看报纸，这是阿列克谢耶夫告诉他的，今天一定得去。而现在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掏出了怀表，揭开表盖：哎哟，已经到了吃早点的时间了，该回家了。

娜佳大概等得着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买了两个小白面包，急急忙忙往家走。窄人行道上已经有些拥挤了。职员们奔向办公机关，厨娘们去食品店买东西。人行道旁，一个老头慢慢走着。他的脸浮肿得厉害，两肩都有绳子，胸前吊一块方板，背后吊一块长板，比头高两英尺，上面画着画。“夹馅面包”！简直是活商品！受苦受难的奴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记下了一些商店的地址。一个商人招引顾客，他卖的是“白马牌”威士忌酒；另一个商人吹嘘，他有从殖民地办来的货物，请大家选购。“夹馅面包”在一家美食店的大门旁踱着步，新熏肠的气味直往他的鼻子里钻。他慢慢转动身子，脸朝对面的方向。这个可怜的人儿，好象一匹精疲力尽的老马，还得沿街流浪，到晚间为止。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到他的末日。

娜佳大概揭开了窗帘，正向外看呢。她担心，可别发生什么事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快了脚步，走到喧闹的十字路口，见有人吹长笛，调子悲哀，就停下了脚步。吹长笛的是一位驼背的老头儿。他脸上的皱纹很深，凉风吹得他稀疏的银发直摆动。应当想一下，他曾经在乐队里干过，而眼下……但他不是叫花子。在堂堂的英格兰，是禁止乞讨的。他在“工作”！瞧，他的帽子很破旧，早就退色了，揉皱了，倒放在人行道上。里面装的绝不是别人的施舍物，而是工钱，只有半个便士的工钱。为了混口饭吃，他要在这个十字街头站上多少个小时，主道的街头，过路的富人多一点儿，他又要站上多少时间啊……

“伦敦的富人和穷人有天壤之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掏出一枚硬币，放到老音乐家的帽子里。

娜佳在等着呢……他不能再在路上停留了。家已经不远了。

门口只剩下唯一的一瓶牛奶了。一品脱牛奶两个人喝，不多呀。两个人的早餐不可能丰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迈进门槛，就高声说：

“请原谅，娜究莎，不由自主地耽搁了一些时间。请拿着来伦敦后的第一次早点。你知道，我们已经赊帐了……欠卖牛奶人的！”

“我看得出来，你出去散步，挺愉快的。你的面颊发红了。”

“大自然好象表示了歉意。昨日天气不好，你说坏极了。”列宁一面说，一面摘下帽子，把大衣挂到衣架上。“可谓差别很大，从天气坏得可怕到天气很好。首先新鲜空气就让我们高兴了，还有欢乐的卖牛奶人，看得出来，他是个好小伙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述，讲“夹馅面包”，讲十字街头上的长笛音乐家。娜杰日达打断了他的话：

“坐下吃吧。牛奶很好。小白面包是新做的。”

“是的，我每走一步都得到很深的印象！我很喜欢卖牛奶人。很遗憾，我不知道他用口哨吹出的是什么曲子。没关系，星期六他来收费，我们一定问问他。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唱的是什么歌曲，很有益处啊。甚至很有必要。一有可能，我们就到无产阶级的居住区。再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出席工人的集会。”

3

他们刚用过早点，阿列克谢耶夫就来了。他给乌里扬诺夫夫妇带来了信件，拿来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正义报》。这使他们很高

兴。

“是最新的一期吗？太谢谢您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正义报》出版约二十年了，很早就由加利·柯维尔奇编辑。加利·柯维尔奇是英国的著名政论家和演说家。报纸还散发着油墨味呢。列宁翻着报纸，先没有细看。与其说他注意文章和简讯的内容，不如说他注意铅字和印刷技术。

“看来，不比德国人差。甚至六磅铅字印出来的字看起来也不费力。关键在于纸薄。”他把报纸摊到桌面，手掌压到报纸上。“在此地出版的《火星报》应当和在慕尼黑出版的《火星报》一样。让宪兵认为：还是在那个印刷厂印刷的。”

阿列克谢耶夫开始讲他对柯维尔奇办的报纸的印象。报纸的调子总是乐观的。有时甚至脱离实际。不久前还看到了豪迈的句子：社会主义革命快来了！

“在英国吗？”

“只是一般说说……”

“一般说说？！众所周知，在具体的国家里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就表现为革命。关于英国嘛，我暂且不谈它；若涉及到俄国嘛，毫无疑问，也不应当怀疑，革命快来了！是的，是的，它已经在门外了。而您还讽刺说‘豪迈的句子’，这是不对的。假如，一个在国外侨居了二十年的俄国人这样说，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脱离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然而您却不应当忘记，您在英国还只有两年时间。我说什么好呢？正是这两年里，革命运动发展很快，可以说每日每时都在高涨。您看一看我们的《火星报》，就会感觉到时代的气息。”

“我不是总能看到《火星报》的，更不是每期都能看到……”